

你有哪些特别恶心的亲戚？

大年三十，我婆婆跪下来，让我把我家腾给要结婚的小叔子当婚房。

我不同意，她就让小叔子半夜偷走我们夫妻俩的证件和钥匙，开走我们的车，去强占我们的房子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更恶心的事就找上门了。

除夕那天，我跟老公女儿一起回他老家所在的县城过年。

年夜饭开始前，婆婆把我拉到一边，给了我一个厚厚的红包。

这是我想不到的，因为婆婆素来不怎么喜欢我，别说给红包了，逢年过节的收了我给的钱，还少不得要在背后编排我两句。

然而今天，她却笑咪咪的：「兰兰，婆婆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」

她说的这件事，就是她的小儿子——我的小叔子，谈了个女朋友，准备结婚了。但是女方要求男方家里有房。

好端端的和我说这个干什么？我心里有些不详的预感。

果然，下一刻，她开口道：「当年妈手里的那点儿钱都给你和何年去买房了，现在你弟弟要结婚拿不出钱了。」

「人家女方家里着急，我想着反正是一家人，要不然把你们的房子作小言的婚房？」

我差点因为我耳朵出了问题：「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新婚夫妇和我们住在一起算怎么回事？」

「不合适，当然不合适。」婆婆一副一切都在计划之中的样子：「我想着，你们一家先搬出去，给他们小两口先住几天，等怀孕了，何言这个媳妇跑不掉了，你们再搬回来——」

人怎么可能无耻到这种地步？

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里的怒火：「妈，这种事是诈骗！我不会帮你们欺骗一个无辜的女人，这种缺德的事情我不做。」

说完，我转身想走，谁想到她却一把拉住我，开始声嘶力竭起来。

动静闹大，把客厅里的亲戚惊动了。

「怎么了怎么了？」

看着一脸关心的丈夫何年，我依然压不下怒火，压低声音道：「你不如自己问问妈！」

婆婆声音大起来：「哎呀！你有什么要说的你直接说出来啊！我知道你这个当媳妇的对我有意见！别背地里说啊！」

「我就是想着一家人，想让你帮帮你小叔子！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狠心啊！」

「当年你们结婚，何言他是不是前后照料着！」

「你们结婚买房，何言也没少借钱给你们啊！」

她一边絮絮叨叨的说着，一边抹起了眼泪，一副可怜的样子。
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亲戚见了，纷纷上前想把她扶起来，婆婆见有人帮她，更撒起泼来，哭着哭着，她居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大骂我和何年不孝，当年买房骗走了她手头的积蓄，现在她没用就不听她的。

「当年你儿子，可不是鞍前马后伺候我和何年结婚吗！我们的礼金他是一分钱没落下，全塞自己口袋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们说过一句话吗！」

我顾不上何年的劝阻，一把推开丈夫，冲到她面前。

「我们当初买房，你和何言当年一共拿了六万不到，还给我们算利息，这么多年拿那一笔烂账和我们扯皮，我们这些年光是何年补贴他弟弟的，没有十万也有八万了！」

我还要说下去，何年拉住了我，我注意到身后女儿还在张望，强压下火气。

余光却又看到了旁边探头探脑的何言。

他今年二十来岁，黑瘦黑瘦的，因为打架斗殴混社会，高中都没有读完，在家当个浑浑噩噩的无业游民，给他找了无数工作，他总能被开除然后继续啃老。

我冷笑道：「再怎么样也是个二十几岁的男人，别遇到事情，只会躲在自己妈后面，没用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我们家的房你想都别想！」

2

年三十的晚上，不顾劝阻，我拉着老公女儿去住了旅馆。

在旅馆中，我压着火气向老公说明了事情的经过，老公叹息许久，没有说话。

打开婆婆塞过来的红包，一叠折起的十元。

还真是鼓鼓囊囊一大包。

老公摸着我的背：「委屈你了，你再忍几天，我们回上海，明年不回来了。只要我们不松口，没人能把我们的房子拿走。」

我掐着何年腰上的肉：「我可警告你，我是不会松口的，你也得管住你自己，别你妈一哭天抢地的，你就什么都忘了！你要敢拿我俩的房子去孝顺他，这婚我们立刻就离！」

何年抱着我连连保证，我这才在愤怒中逐渐睡去。

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更加恶心的事还在后面。

第二天，春节。

何年是个很传统的人，尽管前一天闹得不愉快，依然去了他妈家拜年，不过他还是很聪明的，把我和女儿留在了旅馆。

过了几个小时，我接到了何年的电话：「佩兰，我妈家的门没开！家里没人。」

何年的语气带着担忧，显然春节消失是很不正常的事。

尽管非常生气，但是考虑到那是何年的家人，我立刻跟着他开始了寻找，各个亲戚打电话问遍，附近的邻居也问了，就在何年着急的要报警之时，婆婆终于出现了。

拄着拐杖，气喘吁吁，显然刚刚从某地赶来。

何年上去扶住婆婆：「妈，你去哪了？急死我了！」

婆婆有些心虚的道：「出门去看看远方亲戚，刚回来，你们着急了吧？走走走，回家，我给你们下饺子。」

婆婆仿佛忘记了昨天的不愉快，殷勤忙前忙后，还自动给我盛了饺子。

何年挤眉弄眼的看着我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：你看，妈还是心疼我们的。

我却很难这样乐观，四处看了看，我发现似乎少了什么：「妈，何言人呢？」

婆婆赶紧道：「他出去了，出去了。」

她的语气支支吾吾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。我还要再问，何年却道：「对了妈，我昨天把钱包忘在你这里了，你看见没有？」

婆婆摆摆手：「先吃饺子，先吃饺子，回头给你找。」

我想起女儿，站起来道：「媛媛还在旅馆，何年，我回去看一下，你车钥匙给我，开车快一点。」

何年摸了一下口袋：「钥匙在我钱包里，你让妈找一下。」

婆婆道：「我没看见，你们找去吧，我反正不知道，估计是你们昨天掉路上了，或者忘在旅馆了。」

何年找了一圈，没看见何年的钱包，果断拿出手机：「找不到了，报警吧，可能是被偷了。」

婆婆一听这话，有些着急：「报什么警啊？大过年的，再找找，可能就是丢在路上了。」

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：「妈，何言去哪了？何年的钱包是不是他拿走了？里面有我们一家的所有钥匙证件，不是开玩笑的！」

婆婆心虚的避开我的目光，又移向一边：「小言他朋友有点急事，所以借一下你们的车，他本来想和你们说的，我怕打扰你们睡觉，就没有打电话。」

我快步走到窗户边，果然，何年的车已经没有了踪影。

何年也急了：「妈，你怎么事先不说一声啊！」

我坐回位置，声音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冷静：「他什么时候走的？」

婆婆扭过头，一副不想搭理我的样子。我强行压抑的火气立刻上来了：「何年，报警！就说有人偷车偷钱！这种盗窃案，最少判他个十年。」

婆婆慌了：「何年，你弟弟马上回来了，不就是借个车，那可是你弟弟！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手机。

婆婆见了，就想上来抢，我直接躲开她，打开家里的监控。

我们远在上海的房子，里面的监控是可以同步到我的手机的，果然，神秘失踪的小叔子何言出现了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心中最荒谬的一种猜测居然是真相！

何年也愣住了：「妈，怎么回事？！」

「还不明显吗？我们不答应给房子，她们现在要生米煮成熟饭了！」

何言没怎么来过我们的房子，但是婆婆曾经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，房子的密码对他们而言不是难题。

我气得牙痒痒，从这里到上海开车要五六个小时，何言已经到了，就说明他昨天晚上就动手了。他们这是早有预谋啊！

更绝的是，他们把车开走，还把我们的证件带走了，没有了证件，又是大过年，都很难找到车，我们短时间也没办法回家，绝了，这俩人真是把事情做绝了。

婆婆见势不妙，赶紧抹起眼泪来：「何年，小言他不像你，他打小不学好，也没什么本事。」

「好不容易有个姑娘看得上他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你就帮帮他吧，算我这个当妈的求求你们啊！」

我一把拽开何年：「我敬重你是长辈，你还有一点当妈的样子吗？！」

「何年有本事，有房子，那也是我们两个这么多年一点点奋斗出来的！凭什么要让给何言？」

「他敢这样做，就别怪我们，何年，报警！」

婆婆顿时慌了，指着我的鼻子骂到：「你这是要害死我们家何言啊！何年，你就忍心为了她这个外人，让你弟弟坐牢？你忘了他是你弟弟了？」

「他自作自受，关我们屁事！何年，报警！」

婆婆突然大口呼吸起来，一副喘不过气的样子，何年原本还在拨弄手机的手立刻停了下来，上去查看着：「遭了，我妈有心脏病！佩兰——」

这么多年夫妻，我自然看的出丈夫眼里的恳求，尽管气得牙根痒痒，但是人命关天，我也只能先打 120。

3

「有轻微的心脏病发情况，目前来看没什么大碍，不要让她情绪激动，后续的治疗再观察吧。」

护士指了指病房，继续道：「老人家年纪大了，情绪激动以后难免的，家属也不要太害怕。」

得知婆婆没事，何年的心终于落地。

我也终于有机会开口：「你妈现在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可以报警了吧。」

何年叹口气：「佩兰，你也看到我妈的情况了，如果我弟真的坐牢了，我妈肯定活不了。而且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闹到那种地步。」

「何年，你之前是怎么和我保证的？你不是说这次不心软了？！」

何年拉住我：「我肯定不会答应何言的要求，但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只要你不报警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」

何年虽然是个温文尔雅的人，但是一旦决定了某件事情，就一定会不会退让。

我知道，这是他的底线：「真的什么都听我的？」

何年点点头：「真的。」

好吧，这也算是达到目的了，并且我的报复手段和法律比起来，哪一个更恐怖，还不好说呢。

有了何年的支持，我终于是不用再担心伤到丈夫，先打开了家里的智能开关，通过监控查看了一下此时家里的情况。

何言正四仰八叉的躺在沙发上，吹着空调睡大觉。

我心中冷笑，别人的房子，你住的还这么舒服吗，等着吧，我的报复才开始。

我更换了家里的门锁密码，并且进行了反锁，这样他从里面也打不开门。

然后我联系物业直接停掉了家里的水电，并且告诉他们，我们家人要外出旅游，最近一个星期不会回家，房间里有任何动静都不要管。

做完这些以后，我和何年回到旅馆，把手机关机扔到一边，点了桌饭菜，一家人一起美美的吃了一顿。

期间，何年的手机响了无数次，都是那个已经失去联络的何言打来的。何年显然记得他给我的承诺，不予理会，到后来他也烦了，干脆也关了机。

现在是过年期间，上海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，而我家在十六楼，在这种天气里，没有空调，无异于是把何言扔到一个冰窟窿里。

4

到了下午，一阵紧促的拍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。

透过猫眼，外面是穿着病号服的婆婆。

只见她此时面红耳赤，气喘吁吁。显然是一路健步如飞从医院跑过来的，哪里还有一点病人的样子。

「你这个死丫头啊你！」

刚一开门，她就直直的冲着我扑过来：「你是要害死我儿子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」

何年丝毫没有犹豫的挡在我面前，拦住他妈：「妈，你干嘛啊！」

婆婆涨红了脸，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，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：「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哟，她害死你弟弟了啊！我可怜的儿子啊！」

我冷笑道：「怎么了？我不就是改了一下我自己家的密码吗？我来老家过年，不得把家里的水电断了。我干什么了？多正常的事？」

「我也没有逼谁入室行窃呀，我也没有拿刀指着谁，让他进我们家房间，被我关起来啊，你在这儿哭哭闹闹的，别人还以为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呢。」

「你！你！」

婆婆眼见着说不过我，用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立刻开始翻白眼，大口喘气。

我已经看透了她这一套，立刻补刀：「何年，没看见你妈又要发心脏病了？还不赶紧找 120？」

「我们先把你妈送进病房救个四五天，然后再来解决你弟弟的事。」

这一句话堪比华佗在世，扁鹊重生，老婆子立刻气也不大喘了，脸也不红了，白眼都不翻了，死死地瞪着我。

何年哭笑不得：「妈，你说你做的事叫什么事！」

婆婆拉着何年的手：「何年，你看看你弟弟，上海那多冷啊，他又出不去，又没有空调，你老婆连水都不给他喝一口，这不是逼你弟弟去死吗？」

我在旁边冷冷的补刀：「那我们也没办法呀，密码改了就只能改这一次，下次再改就要到一个月以后，水电要恢复，就必须要到小区那里去登记。」

这当然是信口说的，但是婆婆怎么会知道真假？当下一脸绝望。

何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在我目光的监督下，他最终只是摸着母亲的手：「这样吧妈，我们现在就回去，把小言带回来。」

我继续补刀：「拜你弟弟所赐，临时身份证要三天才能下来。想回去，三天后吧。」

「周佩兰！」婆婆眼睛都红了。

「好了好了，妈，交给我吧，」何年叹口气：「我们找朋友送我们，这样快一点。」

「大过年的，谁愿意啊。」我站在何年身后，继续刺激她：「人家不过年了？麻烦人家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还得还人情呢，钱包也被你们拿走了，哪来的钱请司机？」

婆婆立刻跳了起来：「钱包在，钱包还在，我给你们拿来。」

4

钱包的确还在，但是里面的钱和车钥匙都不翼而飞了，只有银行卡和我们的证件，这些何言拿了没用，所以留了下来。

何年神色黯淡下来，钱包在，婆婆却选择了欺骗他，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。

我拍了拍丈夫的肩膀，示意他还有我和女儿。

寒风凛冽的天气，坐高铁回家，着实有些折磨，不过想到某个坐在我家瑟瑟发抖的家伙，我的心情立刻好了起来。

到了楼下，我让物业恢复供电，然后打开监控，查看了一下何言的状态，他现在没有空调，又没有食物和水，正抱着腿裹着被子缩在被窝里。

此时距离我停掉水电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小时，虽然这对于我来说，远远不够。

我巴不得让他在这里关个两三天彻底涨涨记性。

二十多个小时寒天冻地，再加上滴水未进，何言显然有些后遗症，哪怕开了空调，也是哆哆嗦嗦的说不出话来。

我站在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：「何言，你想生米煮成熟饭？我欢迎啊，我最喜欢胆子大的人。」

「不过我这个人，就是喜欢摆弄手机，时不时换个密码，断一下水电，你想住进来，随便你呀，只要你做好时不时被锁进门里，断水断电的心里准备就好了。」

何言哆嗦着，仍然不忘用怨恨的眼神对着我。

我冷笑，这些年出来闯社会，我什么样的狠人没见过？一个靠妈救济的啃老族，想威胁我？

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有一句古话叫做：「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」，何言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人，而我低估了这家伙的不要脸和卑劣。

5

何言的到来，就像是一个急匆匆的小丑，从登台到谢幕都是昙花一现，拙劣的表演令人发笑。

我们谁也没有把一个小丑放在心上。小小闹剧之后，依然是正常的生活。

然而没多久，何言回来了。

嚣张的微信通知，高调宣扬着：「我回来了」。

我被这只蟑螂的存在膈应的有些反胃，随手就想删除他好友。

然而，接下来他却又发了一张照片。

一张公园的照片，图片里，女儿的背影正坐在秋千上。

尽管没有多余的字，但是隐含的深意令人不寒而栗。

我立刻给带女儿外出的丈夫打了电话：「何年！媛媛呢！」

电话那边，何年的声音有些莫名其妙：「你别着急，我们在公园呢，刚才媛媛进去玩了，我在门口等她。」

我的情绪有些不受控制：「快给我找到她！」

如果媛媛真的受到伤害，何言，我死也要让你偿命！

就在我急得焦头烂额之际，丈夫已经把媛媛带了回来。

「媛媛没事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」

我把手机递给他：「你自己看。何言这是什么意思。」

丈夫脸色微变：「这样一想，我刚才的确遇见何言了，难道他在监视我们？」

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一响，打开微信，里面是老公牵制女儿进门的照片，女儿的后背还被人歪歪扭扭的画了一把匕首。

「老公，现在怎么办？」

女儿是我的命根子，我根本冷静不下来。

何年拉着我的手：「放心，他可能就是吓唬一下我们。」

可是我们都低估了何言的歹毒。

何年只是在咖啡厅接了一个电话，转身，女儿就不见了。

看着丈夫焦急自责的神色，我只能安慰他。

毕竟有一个熟悉我们家的人时刻等着下手，这不能怨丈夫疏忽。我们只能焦急的四处找寻着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我们接到了警察的电话，媛媛被人送到了警察局。

看到急匆匆赶到警察局的我们，何言脸上笑容满面：「嫂子，媛媛这么点大的年纪，你们可得小心看着呀，还好是遇到了我。」

「要是不小心在哪个交通路口遇到人贩子怎么办？开过来一辆车怎么办？」

」

我强忍着怒火：「你到底想怎么样！」

何言指着自己的裤兜：「嫂子，我大老远过来看你们，没钱了，旅馆住不下去了，正好小侄女没人照顾，我也能帮忙保护一下。」

「毕竟你以后是要上班的，我哥也是要上班的，孩子上下学，总有一个人落单的时候。你说，是不是？」

明目张胆的威胁！

可是我不能说什么，在警察看来，这就是一个叔叔对于侄女的关心，没有人会相信，这些都是他安排的。

何言是一个无赖，无耻之尤，他可以用各种下作的手段。

而我不行，我有家，还有丈夫女儿，我不可能真的和他拼命，他显然就是吃准了这一点。

何年拉住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：「何年，我这个人你也清楚，我不是什么赶尽杀绝的人。但是你弟弟要是再拿我们女儿做文章，我也不是泥捏的！」

何年叹息许久：「佩兰，要不然我们就让了吧，这只是短时间的退让，他们说会还。」

我摸了摸丈夫的脸，一字一句的告诉他：「何年，我们让一次，就会让一辈子，我不会让我们家成为那个吸血虫的食槽。绝对不会。」

丈夫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坚决，他握住我的手：「佩兰，你还有我和媛媛的支持，我们和你一起。」

我忍不住笑了，何年虽然不激进，但是在担当方面，他不虚任何男人。

有他的支持，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。

6

何言大摇大摆的住进了我家，我忍着怒火，心中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等到计划完成，他将会永远在我的家人面前消失。

「何言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房子是不可能给你的，借用也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可以借你一点钱，让你自己买房。」

何言瘫在桌子旁边，剃着牙：「多少？我可先说好了，上海这种地方寸土寸金，你们要是给少了，我还是买不起。」

「二十万。」

何言随口吐出牙签：「那还是算了，我觉得住在你们家舒服多了，其实也没必要找什么女朋友，你们养我就好了，我自己哥的家，我待着肯定比其他地方舒服。」

我忍着怒气：「那你说要多少。」

何言伸出五个手指：「五十万，不能再少了。」

这倒让我有些意外，毕竟这里是上海，他说的五十万，根本不够做什么。不过这也让我舒了一口气，毕竟五十万，我们还能拿的出来。

我咬牙：「好，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。我还有一笔资金没到账，到了就能借给你。」

何言点点桌子：「一个星期，最多一个星期。要是我拿不到钱，你们就给我等着吧。」

他站起身：「对了哥，我要出去吃个饭，给我点儿钱，两千差不多了。」

何年皱眉，我示意他先不要激怒这家伙，何年只得微信转给他。

何言离开后，我拨通了叶秋水的电话。

叶秋水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算得上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，让她执行我的计划，再好不过。

三天后，我们等到了合适的时机。

叶秋水穿上昂贵的衣服，带上名包名表，敲响了我家的门。

何言打开门，看见门外的叶秋水，眼睛立刻亮了起来。

这是当然的，叶秋水的美貌，在大学是很多人追捧的存在，何况她精心打扮了，对于何言来说，这样的大美女更是抵抗不住。

叶秋水取下墨镜，一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样子：「周佩兰在吗？」

何言反应过来：「不在，我哥我嫂子都出去了。」

这个时机当然是我们精心准备好的。

叶秋水故意打量着他：「你是……」

「我叫何言，何年的弟弟，」何言满脸谄媚的笑：「您有什么事进来说，快请进。我给您倒杯水。」

「不用啦，我就是过来恭喜一下他们。既然你是他们的弟弟，就请你转告他们，他们那笔资金已经到这张卡里了，这一次分红一共五十万，记得让她参加庆功会。」

说完，叶秋水丢下银行卡，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，转身要走。

何言听到了五十万，哪里耐得住性子，立刻拦住叶秋水：「姐，姐姐，什么五十万啊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可不敢随便转告。」

叶秋水睥睨他一眼，嘲笑道：「投资这种事儿，说了你也不懂。」

何言哪里肯罢休，追问不休。

我见他已经上钩，赶紧在耳机里安排叶秋水放鱼饵。

叶秋水接到指令，对何言放出诱饵。

「你不会真觉得靠你哥哥嫂子那点死工资，能在上海买房吧？」

「他们这些年能赚到钱，还不是靠我带着挖矿。比特币知道吗？我就是做这方面投资的。」

何言一愣：「那不是骗人的吗？」

叶秋水嗤笑：「呵，当然是骗人的，要是所有人都知道这东西是金矿，

我们还赚什么？就是要大家都以为这是个骗局，我们这些知道内情的人才好从中间捞金。」

何言此时已经动了心：「那，那我也想做这个，你不会骗我钱吧？」

叶秋水不屑道：「别闹了弟弟，我们的资金盘早满了，哪里还有外人进来投资的余地？」

「钱这个东西，谁愿意跟别人分？你那几个钢镚，我们根本看不上。」

叶秋水这话放出来，何言已经彻底觉得她不是骗子了，毕竟骗子怎么会把钱往外推。

最终，拗不过何言的纠缠，叶秋水「勉为其难」的加了何言微信。

至此，我计划的第一步，成功了。

7

回到家，我故意问起今天有没有人来找我。

何言面不改色：「今天有一个女的给咱家送了五十万，我想着嫂子你不是正好欠我五十万吗？正好就给我得了。」

之前我们说好的是我借他五十万，现在变成我欠他五十万了。

我强忍怒气：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欠你的了，你什么时候滚出去！」

如果何言现在能见好就收滚出去，我就当出门被车撞了，治疗赔了一笔。

何言把碗一推，剔着牙，摊手道：「还没完呢，嫂子，我今天去看了房子，上海房价是真的贵啊，动不动就是上千万起步，我这五十万，啥也不够啊！」

果然，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这种人只会越要越多。

我站起身，神色冰凉：「我告诉你何言，我不是你妈，你别以为你能贪得无厌的吸我们的血！」

何言一听，冷笑着瘫在椅子上，一副扶不起的模样：「随便你吧，反正我现在没钱没家，烂命一条，媛媛可漂亮可爱多了。」

我气结：「你这个无赖！」

晚上，叶秋水给我发了她和何言的聊天记录。

尽管手里已经有了一张「五十万」的卡，何言依然不满足，死皮赖脸的求着叶秋水让他投资。

叶秋水笑着道：「鱼儿上钩了。」

我不以为意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何言不可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。

「按照原定计划，先给他点甜头尝尝。」

于是一天后，叶秋水终于「拗不过」何言的纠缠，答应给他投资一点试试水。

何言还是很有戒心的，初始资金投入只出了 1000。

不过这样也好，他要是真拿出个 3 万 5 万的，我们还真不好调动大额资金。

叶秋水收了钱，过了两天，转手给了他两千二。

「这次运气比较好，市场回报高，连本带利一共三千，按照规矩，你是用我的账户进行投资的，利润我要抽取四成。」

何言看着到手的钱，想到三倍的回报，眼睛都红了。

「那我要是多放点，我岂不是发了？」

叶秋水不屑道：「所有资本都是要成本的，还多放点，你能拿出多少？」

何言犹豫了许久：「姐，我有钱。我妈那里还有一座老房子。不过暂时还在我妈名下，但是我妈说了，以后一定会给我的，全都是我的。」

叶秋水故意试探道：「你妈的房子，你哥不得有一份？能全给你？」

何言急了：「真的是我妈的，那里是拆迁房，拆迁款好几百万呢，就是还没到拆迁的时候，要不然我光拆迁款就足够了。」

我和丈夫坐在另一边，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声音，心底慢慢凉透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和何年却完全不知道，果然，我们都是外人。

叶秋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内情，赶紧再接再厉打探着：「钱都给了你了，你哥不得疯啦？不得找你妈？」

何言不屑道：「那个孬种，我妈才不会给我哥呢，自从娶了那娘们，我妈就没看她顺眼过。等我拿了钱，直接搬出去买个大别墅，老子有钱，他们又找不到我，老子一个人快活。」

想到之前，何言信誓旦旦自己能在上海买房，原来还有这一手，怪不得这样自信。那他这样着急要钱，看来是想在消失前好好敲诈我们一笔。

我看着丈夫的眼眶逐渐红润，有心想降低音量，何年按住我的手：「佩兰，让我听完。让我死心。」

我只好握住他的手，无声的给予支持。

叶秋水继续下套：「你想投资也没问题，但是按照行规。我得抽成四成。」

不过他还是不满足：「姐，这个利润也太高了吧。」

叶秋水回道：「没办法，这行的规矩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想被人抽利润，就自己得有账户。」

何言一听，立刻上了钩：「姐，那这个开账户要多少钱。」

叶秋水不屑道：「真敢痴心妄想，先不说你拿不出开户需要的两百万，就算你拿出来，你也没有机会，名额早就满了。」

何言一听这话，哪里能善罢甘休，不停发各种肉麻的话。

叶秋水见状，又抛出一个鱼饵：「你哥和你嫂子不是有一个账户？你就用他们的号入盘就好了，他们是你哥哥，嫂子，总不至于抽你的成。」

话题引导到这里，何言算是正式入了网，接下来，就等着收网了。

何言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，足够厚颜无耻，直接跑到我们面前，空口白牙的让我们把那个所谓的账户转让给他。

何年气的原地打转，没想到他的弟弟这么没有下限。

我按照计划，故意惊慌失措：「你怎么会知道账户的事？」

何言一脸得意：「你们想背着我赚钱，门都没有。反正那是我哥的账户，当然也应该有我一半。今天你们要么给我两百万，要么把账户转给我，你们可还有女儿呢，替她想想吧。」

我和他扯皮：「转让给你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也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。但是可以让给你，看你出多少。」

何言见我服软，得意的不行，把我给他的卡甩我脸上：「那就五十万，正好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密码都没给我，就是不想给我这笔钱。」

厚颜无耻，不愧是他何言。

不过越是这样无耻，我下手也就越没有负担，我拿回卡：「卡里本来就是我应该得的，除此之外，五十万，必须是现金。」

何言还要说话。

我斩钉截铁道：「不能少，否则我们不会答应。我们也不是泥捏的，大不了我们把房子卖了，带女儿回老家，大家谁都拿不到！」
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与何言已经在僵持中了。

不过我还有暗手。

何言现在已经十分信任叶秋水，果断选择向她寻求帮助。

叶秋水道：「我手头的钱倒是可以借给你，但无凭无据的，你也没有个抵押，我凭什么借给你？这样吧，你不是还有一个拆

迁房？」

见何言有些犹豫，叶秋水道：「我们这行就是这样，投资越大，风险越大，但是收益也越大。现在行情看涨，你随便投下个几十万，都是几百万的利润。」

「你拿老房子贷款一百万，除了买账户的五十万，还能投资五十万。这种行情，不出两天就回本了。」

何言想到之前的三倍回报，五十万在他脑子里已经变成了一百五十万。又变成了四百五十万。

被利益冲昏了头脑的何言，满脑子只想到买下账户，就有了一只下金蛋的鸡。

不用叶秋水多怂恿，他直接回老家把婆婆的房子改到了自己名下。然后抵押给了叶秋水。

当然不是真的借的叶秋水，我们贴心的为何言找到了一个高利贷借贷机构，换来的一百万，五十万转手就到了我手里，另外五十万则是叶秋水的辛苦费。

不出意料，对于这个小儿子，婆婆一直没什么底线。

我猜测她可能是想着，就算房子没了，他们一样可以住在我家。

可惜他们错了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有着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他们两个人的接盘侠。

交换了现金和所谓的「账户」，何年看着何言，给了弟弟最后一句忠告：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」

何言反而上手想摸我的脸，淫笑着：「嫂子，你们现在哪还有多少钱，要不然你来伺候伺候我？我养你好了。」

何年把我挡身后，又被我拉开，我上前直接给了他一个耳光。

叶秋水还给我带来一些意外消息，何言明显是做梦做大了，打上了叶秋水的主意，带着她出去喝酒。

不过这个王八怎么可能知道，叶秋水可是千杯不醉的酒神。见何言人事不省，叶秋水直接指纹解锁何言手机，然后把微信数据复制给了我。

原来，何言不是要借用我家的房子，而是真的要霸占。

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女朋友，不过就他那个德行，怎么可能有女朋友？

他微信里清清楚楚写着他和朋友的聊天记录。

「等我进去住一段时间，找人做了何年。反正他一个怂货，凭什么住那么大的房子？我妈说了，他的就是我的。」

叶秋水还查看了何言的搜索记录，这个恶毒的蠢货居然搜索过很多杀人与毁尸灭迹的办法。

除了霸占我家的房子，除掉我的丈夫，何言还想对我下手，用他的原话是：

「周佩兰那女的，你是没见过，一看就会伺候男人。到时候请你们一起来玩玩。」

「放心，她没了丈夫，一个女的跑不掉，玩一玩就丢，到时候正好把她扫地出门。」

倒是对着我的女儿，他难得的「网开一面」：「那个小丫头，看起来就挺嫩的，到时候兄弟们一起玩玩。」

「小朋友，可嫩了……」

跟着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映入眼帘。

看到这种对话，何年和我心底的最后一丝怜悯也彻底消失。

我看着叶秋水：「动手吧。」

8

两天后，叶秋水给何言发消息：「投资失败，币圈崩盘了。警察发现我们交易金融货币，现在在抓人，你也赶紧避避风头吧。」

这个账号是我们向特殊渠道借来的账号，一旦单方面拉黑，以何言的能力，根本找不到叶秋水。

与此同时，我与丈夫也早卖掉了房子，换了联系方式，与他们断掉了联系。

我们本来就想要换一个生活环境，正好摆脱这两个吸血鬼。

何言彻底失去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又害怕警察找上门，只能夹着尾巴回老家。然而他想不到的是，真正可怕的地方还在后面。

很快，就有高利贷机构不断上门催收利息，他们可不是何年，可以容忍何言的欠钱不还。

三天两天上门打砸，拿棍子指着何言的鼻子大骂。

很快，本来就瘦削的何言在这种折磨下更是食不下咽夜不能寐，婆婆也是天天以泪洗面，两人互相指责。

过不了多久，高利贷的失去耐心，上门收房，何言与对方大打出手，失手之下，居然捅伤了人，这下他彻底成了过街老鼠，当天就偷跑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只剩下一个无家可归的婆婆，虽然她不是一个尽责的婆婆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恶婆婆，但是她毕竟是个老人。

何年给她在乡下找了一个养老院，每个月定期给她寄点钱，这就是尽了孝心了，但是当婆婆握住何年的手，求他把她接回家赡养，我们都只能表示，爱莫能助。

毕竟，我们曾经给过他晚辈对于长辈的关怀，但是她从来不曾回应过一丝丝的关心。这是她应得的结果。

只要她在接下来特日子里不再作妖，我们一定会让她在养老院有一个安定的晚年，但是要是她再打什么歪主意，我也不会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